

尚書註疏

十五十六

□ 12
78
8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漢孔氏傳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儔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為都故成王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

傳相所居而卜之

遂以陳戒

○召時照反相息亮反下註同

作召誥

門 78 8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一 大元卷了書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成

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

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

傳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

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 於已

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



考。鎬胡老反，見賢。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太保三遍反，下不見同。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先息薦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越三日，戊申，太保反。又如字。

朝至于洛，卜宅。傳臚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

三月丙午，臚於臚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

邑相卜所居。○臚芳尾反，又普。厥既得卜，則經營。傳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待洛反，朝直遙。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傳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

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

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納如疏。

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

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

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

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

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

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

日丙午，臚而月生，明於臚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

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

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

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

萬曆十五年刊

言疏卷五

三



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  
 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衡  
 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  
 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  
 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  
 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冬大率十六日  
 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歲  
 五十六歲二月小巳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巳  
 五為望言巳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  
 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  
 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  
 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巳至見考○正義曰  
 於巳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  
 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  
 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巳都  
 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  
 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  
 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

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  
 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  
 京告武王也○傳朏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朏  
 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  
 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  
 之後依順而來文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  
 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  
 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  
 日即卜也○傳其巳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考工記  
 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  
 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  
 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  
 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  
 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  
 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  
 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  
 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  
 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



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此。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而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眾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眾者，彼言尋常。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傳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

周編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配於天，有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

為稷，社稷共牢。○共音恭。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傳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傳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傳諸侯公卿並

觀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

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傳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疏若翼至若公

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

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

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

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

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

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

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

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歡樂勸事而大作矣

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

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

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正義曰周公以

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

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

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主於相宅無事

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

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

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

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

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

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

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

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

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禘、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絜祭、王入太室禘、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地

亦從省文也。○傳於成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王制云、于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



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命王自知情，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鄭註。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卽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賜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

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傳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

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傳 歎皇天，改

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

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傳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

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傳 何其柰何不

憂敬之，欲其行敬。

疏 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

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乃曰嗚



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  
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  
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  
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  
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  
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  
紂雖為天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  
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  
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天子鄭云言首  
子者凡人皆云天子為之首耳天既遐終大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傳言天已遠終殷命  
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傳

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

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

厥終智藏瘝在

○傳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

無良臣○瘝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傳

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

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

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

嗚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傳

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

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

○疏天既至用懋○正

義曰更述改殷之  
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



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瘵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始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忠至良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

三卷  
字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王其疾敬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德相古先民有夏傳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

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積天若今時既

隆厥命傳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

天心而順之今是築棄禹之道天已隆其王命今相

有殷傳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積天若傳言天道

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隆厥命傳隆其

王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傳童子言成王少嗣位

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

高曆十五年刊

禮記卷五

九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沖子成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疏王其至自大○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

者為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

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

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

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後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

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

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

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

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違棄壽考

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

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

也傳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

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

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義

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

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

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

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

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

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

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

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

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

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傳嗚呼有王雖小元

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傳召公歎曰有成王雖

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

○誠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傳王為政當不敢後

音咸

王為政當不敢後



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君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君五咸

反徐音吟

疏

嗚呼至民。君。○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為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君即嚴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傳。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治

直吏反。下為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稱周治致治皆同。

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

悉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傳。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

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用是

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

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



○傳稱周至為治。○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士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命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治至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

至者殷

至此述周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傳召公之意也。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比毗志反，徐扶節性，惟日其邁。○傳和比志反，近附近之近。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力呈反。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傳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戒王，今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志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教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

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我不可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視夏殷

法其歷年戒其不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

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

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

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

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

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疏我不至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不監視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與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監視夏殷欲命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入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矣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厥初生自貽哲命傳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

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

為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季友

歷年傳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

入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傳天已知

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

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

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傳亦當

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傳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傳王在德元

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疏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

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

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

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

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

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

授之命其命有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

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



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  
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

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難也。○  
傳言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  
傳勿用至秉常。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欲其重民秉常也。○  
傳亦當至慎罰。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  
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



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

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

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求命。○傳我欲王

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

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讎字越

文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傳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

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未有成命王

亦顯。○傳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

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命。○傳言我

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

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求

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疏上下至末命。○正義

萬曆十五年刊



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  
 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命王用  
 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  
 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  
 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  
 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  
 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  
 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  
 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  
 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  
 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  
 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  
 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  
 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  
 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  
 手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  
 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大

祝辨九拜二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  
 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  
 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  
 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  
 卜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  
 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讎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  
 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末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  
 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  
 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  
 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  
 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  
 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傳召公先相宅

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

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作洛誥

使所吏反注遣使同

洛誥傳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疏

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

○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鑄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



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巳  
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傳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

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

而退老○辟必亦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傳如往也

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

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傳我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

治疏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

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于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

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

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

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

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

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

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

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

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

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勝篇未云武王年九十三

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

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

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

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正義曰如往釋誥文

乃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

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

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



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欲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傳我使

入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澗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

北也，澗直連反，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傳我使

及獻卜。○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傳我

敷耕反，又甫。○疏予惟至獻卜。○正義曰：周公追述立

耕反，下同。○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

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

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澗水

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澗水

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

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

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傳致政至之意。○正義

曰：下文摠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

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

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

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傳我使至食墨。○正

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

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十五

五



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不常厥邑。夏殷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間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拆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故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傳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傳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又遠。拜手稽首，誨言。傳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盡子疏：王拜手至誨，思反。言：○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追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

一本來作求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傳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傳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又遠。拜手稽首，誨言。傳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盡子疏：王拜手至誨，思反。言：○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追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



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  
 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  
 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  
 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  
 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  
 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  
 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定、○傳言公至  
 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來、遣使獻下、故成王復  
 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  
 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  
 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  
 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仲來來者  
 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  
 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  
 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  
 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  
 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  
 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

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傳成王至之  
 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  
 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  
 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  
 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言王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文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傳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  
 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傳今王  
 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  
 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日記上  
 音越、一音



人實反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

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

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其朋黨

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

敘弗其絕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

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

防之宜以初敘敘音豔敘絕句馬讀厥若彝及撫事

如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亦為

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評嚮即有條明作有功惇

大成裕汝未有辭傳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

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

譽之辭於後世嚮許亮反注周公至有辭正

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

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

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

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

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

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

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

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

詒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命羣臣盡力於其

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今王



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  
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  
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  
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  
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  
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  
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  
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  
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  
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  
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  
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  
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  
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  
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  
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

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  
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  
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  
與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  
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  
即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  
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  
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傳今  
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  
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  
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  
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  
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  
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  
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



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反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畧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明黨敗俗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也。○傳：言朋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啖啖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群黨既成。

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為也。惟當用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傳：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傳：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



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之上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  
 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  
 其爽侮傳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  
 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  
 已如是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  
 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  
 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  
 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  
 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  
 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  
 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  
 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  
 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

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  
 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  
 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  
 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  
 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  
 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  
 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  
 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示王  
 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  
 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  
 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  
 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  
 謂所貢能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傳我為政  
 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



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頌音珽徐甫云反馬云猶也裴音匪又芳鬼反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求哉。○傳汝乃是不勉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覆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傳厚次敘汝正

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

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傳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

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

言皆來。○被皮寄反又疏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又被美反

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懈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為至用之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懈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懈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懈而行之言已所不懈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



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禮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傳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故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又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傳成王順周公意以義也。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不

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

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

○褒薄謀反，奉答切韻博毛反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象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

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

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



勤之教言化洽。○旁步光反。迂五嫁反。予冲子夙夜

祭祀而已無所能。○疏王若至。○正義曰。王以周

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

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正義曰。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正義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



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下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傳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疏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

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傳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救公功。○傳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救亡婢反，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傳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監工銜，誕

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傳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疏王曰：公予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



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子為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駕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命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

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四維之輔也。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

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音洛。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傳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

世享公之德。○斁音厭。疏曰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厭於豔反。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



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民○傳

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

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武王弘朕恭○傳

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斂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傳

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

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傳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

先也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傳

曰其

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

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傳

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



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爲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也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爲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日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

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爲祀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傳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命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爲政故言來訓典爲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爲周家見恭敬之玉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玉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爲善武令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傳我且至推先○正義



曰且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且也子者有德之稱大  
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衆卿大夫同欲命成王行善  
政為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  
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  
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  
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  
於言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考朕昭子  
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茲殷乃命寧傳我所成明子法  
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  
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單音丹馬予以秬鬯

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傳周公攝政七年致大  
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

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秬音巨鬯勅亮反香酒也  
自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禮

因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傳言我見天下太平  
則潔告文武不經宿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  
乃德殷乃引考傳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

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  
乃長成為周○邁工豆反厭於豔反注王俾殷乃承

敘萬年其末觀朕子懷德傳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  
同馬云厭飲也徐於廉反

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  
使終之疏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



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  
 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士中慎教  
 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白罇內我言  
 曰當以此酒須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  
 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  
 禮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崇  
 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  
 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  
 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  
 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  
 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  
 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  
 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  
 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  
 此洛邑欲使居士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  
 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

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  
 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  
 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  
 白中罇也黑黍為酒鬯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  
 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  
 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  
 之禋釋註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潔致敬也太平是  
 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  
 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命成  
 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  
 白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白告於  
 文人則未祭實之於白祭時實之於彝彼一白此二  
 白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  
 故惟一白耳此經白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  
 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  
 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  
 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  
 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



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為至為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惇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言云蕞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為周○傳土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傳戊辰王在新邑○傳成王既受周為周勸勉王使終之○傳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王在新邑馬孔絕又鄭

一香  
字

讀王在新邑

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傳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

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

也特加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

殺禋成格王入太室裸○傳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

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王

句殺禋絕句一讀連成格絕句太王命周公後作冊

室馬云廟中之夾室裸官喚反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逸誥○傳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

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

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

攝皆○**疏**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

七年○**疏**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諾之王即東行赴洛

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

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

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

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

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

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

命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為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

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

到○正義曰周公告成王命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

公之諾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

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

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

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

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

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

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二辰晦到洛也

○**傳**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

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

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

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

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

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

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

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

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

萬曆十五年刊



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禮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鬯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

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成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未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醕尸也禮醕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傳王為至拜後○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詔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入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傳言



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安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

傳

洛陽下都

遷殷頑民

傳

殷大夫士心不則

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不則如字，或作周測非，近附近之近。

公以王命誥

傳

稱成王命告令之

作多士



多士傳

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疏

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

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摠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信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邠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二國

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邠鄘邠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傳

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疏

惟三月至

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卽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卽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傳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

降喪于殷傳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

旻天下喪亡於殷○弔音的旻天上閔巾反仁覆愍

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下謂之旻馬云秋月旻天秋氣殺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傳言

命終于帝傳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

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傳天佑我故

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徐音翼馬本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作翼義同

傳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

位乎○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

明畏傳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

天明德可畏之效○爲于僞反畏疏王若至明畏○

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

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

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

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

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爲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効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  
以天命喻之。○傳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殷亡  
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  
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  
是順之辭。○傳稱天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  
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愍  
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  
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  
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勅訓正  
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  
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佑  
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  
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  
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  
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  
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

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傳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

下至戒以謹告之。○樂音洛下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同謹棄戰反

大淫泆有辭。傳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  
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  
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侑註同惟時天罔念  
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傳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  
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

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治四方。○甸徒。疏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  
 遍反。效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  
 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  
 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  
 天下災異至戒，以謹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  
 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  
 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  
 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  
 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  
 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  
 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譬之。○傳  
 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  
 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  
 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  
 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  
 謹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  
 下戒，惟下災異，以謹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脩德  
 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

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  
 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  
 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恤祀。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

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亦惟天丕建保

齊側皆反。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湯既革

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

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後嗣王



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  
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傳惟是紂惡天不安之

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傳惟天不畀不明

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

言皆有閭亂之辭疏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

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于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  
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

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  
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又為  
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  
於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  
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  
民為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  
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其德之  
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  
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正義曰  
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  
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  
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  
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  
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  
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正義曰  
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



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  
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  
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  
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  
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為過言  
紂大過其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  
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  
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祗共  
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  
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  
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  
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  
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聞亂之辭  
上天不罰無辜紂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  
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  
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傳周王文武也

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傳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  
之我不復有變○復扶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傳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  
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傳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  
以紂不能正身念法○疏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  
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



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代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土○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右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

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王曰猷告爾多士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違

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

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

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

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

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

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



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傳言我周亦法殷

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

惟率肆於爾非予罪特惟天命傳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王曰猷至天

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

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

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

然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

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政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

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

者大在殷王之度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

用恐我不在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

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

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

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

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

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

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

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廵故為居

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

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

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

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

萬曆十五年刊

書卷六

九



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隣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大降爾四國民命

傳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傳

四國君叛

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

○此他力反，比毗志反，註

同遠于

疏 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眾萬友，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也。

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

善，故移徙汝，居於遠，命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為順道，冀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 昔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 四國至順道。○正義曰：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逝，俱訓為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傳 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今

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

殯馬云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傳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爾

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傳汝多為順事，乃庶幾

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及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傳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

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傳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

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啻始歧反，徐

本作翅音同，下

篇放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

洛。傳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

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脩善得還本土，有

幹有年，爾小子乃與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疏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

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致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為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



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  
 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  
 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  
 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  
 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  
 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  
 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  
 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  
 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脩善得還  
 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  
 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言汝眾士當是我  
 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統王曰  
 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  
 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傳言汝

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  
 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  
 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註云或之言  
 有此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  
 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  
 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 無逸第十七

#### 周書

#### 周公作無逸

傳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好呼  
 成王即位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報反  
疏傳

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  
 無益故中人之性可土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  
 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  
 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

萬曆十五年刊

書正卷五



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所以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傳：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傳：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乃逸，乃

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傳：小人之

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

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

知。○諺：魚。○疏：周公至聞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

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

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

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

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与君子如此相

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

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

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

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

萬曆十五年刊







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傳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傳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傳武丁

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

著。○行下

其惟不言豆豉乃雍不敢荒寧。○傳在喪則其

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

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傳善謀殷國至于

安

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傳

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末年

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父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天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其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父也在即位之前而言又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父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



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入人意人無是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其

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傳

易孫大甲為王不義

又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傳

在桐三年思集用

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

於衆民不敢侮慢惇獨○惇求營反

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有三年

傳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

其功故稱祖

疏

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

父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



寡淳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辯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後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父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惇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大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大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

順於眾民不敢侮慢惇獨寡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末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同其傲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



下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傳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

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疏自時至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

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

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

也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傳

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

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傳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

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自朝至于日

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傳從朝至于日晷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昊音側本亦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

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傳文王九十七而終中

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周公至十年

正義曰殷



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  
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  
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  
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持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  
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  
人，其行之也，自朝且至于日中，及是尚不遑暇食，用  
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  
遊戲，故獵以已為衆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己，以供  
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  
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太王至父祖，  
正義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  
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  
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  
言此之意，以美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  
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  
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  
入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  
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

之人。○正義曰：微懿皆訓為美，微柔懿恭，此是施人  
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微柔配懷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  
安之。微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  
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  
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  
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  
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  
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象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  
斜，昃也。昃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  
十位，食時為辰，日昃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  
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  
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  
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  
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  
○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  
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  
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



文王思為政道以待眾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眾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  
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傳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傳所以無敢過於觀  
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傳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無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傳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付反

疏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



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記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酏，從酒以凶為聲，是酏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酏。酏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酏酒為德，飲酒為

政心以凶酒為已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譎

張為幻。○傳譎，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幻音患。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傳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

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傳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



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疏曰：周公至詛祝。○正義  
 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  
 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  
 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  
 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  
 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  
 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  
 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歎古至義方。○正義曰：此音  
 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  
 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  
 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  
 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  
 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  
 傳：講張至惑也。○正義曰：講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  
 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  
 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

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正義  
 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  
 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是  
 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  
 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  
 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已，由  
 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  
 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  
 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  
 胥也。○傳：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  
 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  
 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為此也。違  
 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命加殃咎也。  
 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  
 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周公曰：嗚呼！自殷王  
 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周公曰：嗚呼！自殷王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傳言



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傳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

大自敬德，增脩善政。○詈力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舍怒。傳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舍怒，以罪之。

言常和悅。疏周公至舍怒。○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

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

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

四王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

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脩善政，

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是怨詈，則不啻

不敢舍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

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

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脩善政也。鄭玄以皇

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

○傳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

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

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是怨詈小人，聞之則

舍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舍怒，以罪彼人，

乃自願言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知

取舍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

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傳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

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憾，胡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傳則如是，信讒者不

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舍怒亂罰無罪，殺



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傳

信讒舍怒罰殺無罪則

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公反○叢才疏此厥至厥身

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

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

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

舍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

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

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傳

則如至舍怒○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

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

緩其心言徑即舍怒也王肅讀辟為辟周公曰嗚呼

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嗣王其監于茲傳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師也馬云保氏師

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召公不說周公作

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君奭

君奭傳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

名篇○說音悅疏召公至君奭○正義曰成王

奭始亦反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

名篇○說音悅

奭始亦反

疏

正義曰

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

召公以周公嘗攝王

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傳



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大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大傳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爽，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爽。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爾，鄭玄不長。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會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為君爽，是周公尊之曰君也，爽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爽者，則召

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爽以告之，故以君爽名篇。

周公若曰：君爽，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傳：言殷道不至，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音的：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傳：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



所以國也。○葉音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傳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于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疏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

周公為師順古道而呼曰君爽殷道以不至之故

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

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

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

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

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

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至以國。○

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

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

不敢獨知是君爽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

言與君爽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傳歎而言

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

敢不留。○已弗末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違。傳言君

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

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

不知。傳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

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遏

反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傳天命不

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

可不慎。○易以鼓反注。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

曰一  
作越

萬曆十五年刊

同謀氏壬反

三十一



旦傳 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且

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傳

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

我童子童子成王疏 嗚呼至冲子正義曰周公又

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

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

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

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

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

光大之道命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

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

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

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

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且周

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

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

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

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引

聲之辭既呼君更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

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不敢安於上

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

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寧王德延傳 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

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傳 言天

不用命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疏 又曰

命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

萬曆十五年刊



留佐成王也。○傳無德至延父。○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受命傳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傳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音至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傳太甲之孫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傳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

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傳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敏反

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傳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說疏公曰君奭至甘盤。○正義曰言時

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下在太甲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伊

萬曆十五年刊



華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  
 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  
 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  
 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  
 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  
 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  
 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  
 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  
 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  
 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  
 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  
 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代表云  
 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  
 又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  
 ○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  
 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

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  
 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乃  
 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  
 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大  
 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  
 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  
 及被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  
 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  
 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  
 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  
 巫爲氏也。○傳高祖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  
 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於荒野，高宗未立之  
 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  
 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討傳說當有大功，此率  
 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傳言



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乂多歷年所天

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傳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

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疏率惟至百姓正義曰此伊尹

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為天子是配也享國乂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傳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

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王人用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傳自湯至武王

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

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傳屏賓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傳王猶秉德憂臣

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

君事傳辟必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傳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

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疏王人至是孚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為王言此



上所說成湯大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日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一

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眾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

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威今汝未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傳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

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

成國矣○疏公曰君奭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召

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



亡而加之以威，今汝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正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好的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

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為平至之君。公曰：君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

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傳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

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

○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

若閔天。傳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

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號閔。閔氏，號國，叔字，文王

弟，天名。○號，寡白反。徐公伯反。閔，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有若散宜生，有若

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

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疏公曰



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與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文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為文王之弟，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奉、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奉至之任。○正義曰：詩駘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入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

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大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傳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

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遍反，注同，冒其報反，下同。馬作勗，勉也，聞音

萬曆十五年刊



問或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如字。疏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傳文王沒

死，故曰四人。相息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亮反

傳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

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傳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

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疏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武王既沒，武王次立，武

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虢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



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武王之德也。

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傳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

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

有能格。○傳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

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

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今在至能格。○正

義曰周公言我新

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

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弱而已。譬

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

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

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

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

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

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

我留。○正義曰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

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

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

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

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未救溺。而

已。詩云。沫之游之。左傳稱。闔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

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

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

乎。○正義曰。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

王者。正欲收教。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



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况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者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何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况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公曰：鳴

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傳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裕。

我不以後人迷。傳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

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疏公曰：嗚呼，至人迷。

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君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



說似隘急故今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

謀於寬裕也。極傳 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

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傳 汝

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

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傳 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

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疏 公曰前至之恤。正義曰

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

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

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

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

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 汝以

前人至正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傳 汝以

至而已。正義曰易勉也偶配也宣信也汝當以前

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

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公曰君告汝朕允。傳 告

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傳 汝以我之誠信

保護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傳 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

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予惟曰襄我二人。傳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

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

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

二人弗戡。傳 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



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

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其汝

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

是疏公曰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

我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大保

喪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

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

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

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

之汝所發言常在是文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

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

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

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

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

非文武道則不言嗚呼篤棐時二人我武克至于今日休傳

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

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俾傳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

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疏嗚呼至率

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

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

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

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

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

臣皆當法文王之功傳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

惟用閔于天越民傳

曆十五年刊



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疏公曰

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詰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勗，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公曰：嗚呼！君惟

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傳惟汝所知，民德

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

以慎終。○鮮，息。祇若茲往，敬用治。傳當敬順我此言

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疏公曰：嗚呼！至用治。○正

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惟汝

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凱切之。







